

“认识自我”还是“标签固化”？ ——大学生MBTI文化的理论反思

杨志强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近年来, MBTI人格测试在大学生中广泛流行, “i人/e人”这类标签已从学术测评工具演变为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本文从青年发展心理学与文化批判理论两个角度出发, 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反思。借助Erikson的自我同一性理论, 分析大学生热衷MBTI的深层原因, 进而探讨MBTI文化对大学生自我认知和社交互动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 它降低了认识自我的门槛, 帮助人们构建自我叙事, 也提供了一种社交上的符号资本; 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标签固化、二分法思维的认知框架不匹配、自主思考能力的弱化以及群体分化等风险。基于此, 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出引导建议, 主张将MBTI当作“启发式工具”而非“人格诊断书”, 鼓励学生在反思中走向更深层的自我探索。

关键词

MBTI文化, 大学生, 自我同一性, 身份标签, 青年亚文化

“Self-Awareness” or “Label Fix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MBTI Cultur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Zhiqiang Ya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west Minzu Institut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e 1, 2026; accepted: July 16,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BTI personality test has become widely popula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Labels like “i person/e person” have evolved from academic assessment tools into a unique subculture of youth. This article conduct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youth development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By drawing on Erikson’s theory of self-ident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why college student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MBTI, and then explores the dual influence of MBTI culture on college students'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n the one hand, it lowers the threshold for self-awareness, helps people construct self-narratives, and also provides a kind of symbolic capital in social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brings risks such as label fixation, a mismatch with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dichotomous thinking, the weakening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ies,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offers guiding recommend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vocating that MBTI be used as a "heuristic tool" rather than a "personality diagnosis book",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move toward deeper self-exploration through reflection.

Keywords

MBTI Culture, College Student, Self-Identity, Identity Tag, Youth Sub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 MBTI 人格测试及其衍生出的“i 人/e 人”话语体系, 深度嵌入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社交。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是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 通过将人格分为四个维度, 并且每个维度呈现两种方向。分别为外向的(e)和内向的(i)、实感的(s)和直觉的(n)、理性的(t)和感性的(f)、判断的(j)和理解的(p), 由此组合衍生出 16 种不同倾向的人格模式[1]。它最初经常用于职业规划和团队管理, 带有较强的应用心理学色彩。然而在传入中文互联网之后, MBTI 已远远超越其作为人格测量工具的原初定位, 演化为一种渗透进大学生自我描述、社交互动乃至价值判断的青年亚文化符号。从学生组织的破冰游戏到社交媒体上的个性签名, 从“ENTP 快乐小狗”的自我标签到招聘中的性格匹配考量, MBTI 的十六种人格类型似乎为认识自我和观察他人提供了一套简洁可得的话语体系。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以心理测试为名的文化热潮, 在帮助大学生进行自我探索的同时, 是否也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固化标签”? 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

围绕“大学生 + MBTI”这一议题, 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实证研究, 侧重考察 MBTI 人格类型与大学生专业选择、学业表现、职业规划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2][3]。此类研究将 MBTI 视为有效的测评工具加以运用, 但对其科学基础和文化影响反思较少。第二类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探讨如何将 MBTI 引入大学心理辅导和生涯规划工作[4][5]。第三类为文化现象分析, 近年受到较多关注。毕红梅、甘文轩(2025)检视了青年大学生“MBTI 文化”的两面性——它既有助于大学生认识自我、充当社交“润滑剂”, 也产生了主体性弱化、社交圈层化、网络泛娱乐化等消极影响[6]。刘又嘉、范镇玲(2025)基于网络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发现, MBTI 测试成为青年进行自我探索、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 同时也带来了消极自我合理化、自我固化的风险[7]。另有学者指出, 青年 MBTI 热潮反映了青年对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的追寻, 但“万物皆可 MBTI”的集体意识下, 青年容易走向过度沉迷, 存在形成认知囚笼、固化刻板印象、陷入消费主义等风险[8]。

然而, 多数实证研究缺少文化批判的维度, 而文化分析又多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描述, 缺乏系统的理论工具加以阐释。更重要的是, 既有的经验研究普遍以量化问卷或质性访谈为主, 而本文试图采取纯理论分析路径, 借助自我同一性理论和符号互动论进行演绎分析,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大学生 MBTI 文化

流行的深层心理机制是什么？MBTI 文化如何既赋能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又构成认知的囚笼？如何在理论层面区分 MBTI 的“积极使用”与“消极依赖”？

2. 理论基础

2.1. 自我同一性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 Erikson 在其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提出，个体在青年期面临着第五阶段的核心发展任务即“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见文献[9]）。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对自身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和体验，是个体将与自己有关的多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调一致且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概念的过程[10]。在这一阶段，个体需要反复追问“我是谁”“我将走向何方”等根本性问题，尝试把过去的经验、当下的感受和未来的理想整合为一个连贯、稳定的自我形象。

后继研究者 Marcia 进一步将自我同一性状态区分为四种类型：同一性获得、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和同一性扩散（见文献[11]）。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同一性建构的关键期，且相当一部分学生处于同一性延缓或同一性扩散的状态，多数大学生都存在“不知道过去的自我、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到底都是怎么样”的迷茫感，正是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心理体验。这一理论为理解大学生为何热衷 MBTI 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动因解释框架。然而以上理论研究孕育于西方文化背景，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观更强调“关系性自我”，个体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嵌入于家庭、社群和集体之中。在中国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建构过程中，“我是谁”的追问往往与“我在关系中的位置”紧密交织，MBTI 所提供的个体化身份框架与这种关系性自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同一性建构的过程变得更加碎片化、非线性和反复，这意味着大学生可能在毕业、就业、考研等关键节点上反复经历同一性危机。因此，本文在使用以上理论时，将同时引入宏观社会分析维度，以弥补该理论在结构性解释力上的不足。

2.2. 符号互动论与标签理论

自我同一性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大学生需要 MBTI，而符号互动理论和标签理论则有助于理解 MBTI 标签在社交互动中的具体运作机制。Mead 和 Blumer 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在互动中通过符号（语言、标签、象征物）共享意义，并据此调整行动[12]。Blumer 进一步指出，意义产生于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人们通过与自我互动来应对所面临的情境，并在解释过程中使用和修正意义（见文献[13]）。将这一视角用于分析 MBTI 文化可以发现，人格类型标签已不再是纯粹的心理学区分，而成为一种被社会共享的符号体系。

标签理论(Becker 等)为理解标签的反身效应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标签理论强调，当一个人被赋予某种标签后，标签会通过他人反应和自我认同机制产生“自我实现预言”效应，被贴上标签的人可能逐渐以标签描述的方式行为[14]。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 MBTI 标签：“我是 INTJ”的宣称不只陈述了一个事实，同时也塑造着这个事实，个体可能在标签的引导下调整自己的行为、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3. MBTI 文化的生成逻辑：为什么大学生“需要”MBTI？

3.1. 同一性建构中的“确定性”需求

大学阶段是自我同一性建构的关键期，但同时也是不确定性最为密集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大学生同时面临学业方向的选择、人际关系的重构、职业规划的确立、价值观的初步定型等多重发展任务，却往往缺乏足够成熟的内在参照系来应对这些选择。Erikson 将这一发展危机的反面称为“角色混乱”，其表现为无法就个人发展方向做出承诺性的决定，或者在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身份之间摇摆不定。

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的体验中，MBTI 适时提供了一种“确定性”的心理补偿。MBTI 测试通过“四

个字母”的简洁结论，以看似客观的表述为大学生提供了某种“这就是我”的确证体验。当一个迷茫的大学生看到“INFP 就是富有创造力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描述时，获得的不仅是对自我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归属的确定感。Erikson 认为，个体如果能够在社会中找到与社会角色相对应的社会角色，而这些角色又恰好与其心理倾向和兴趣相契合，将是自我同一性最佳形成的路径(见文献[11])。MBTI 的核心魅力正在于其提供了一条直观的、无需漫长自我探索即可快速完成身份定位的“捷径”。

3.2. 标签作为身份符号：社交便利与归属感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全面渗透的当代生活中，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环境呈现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但深度交往机会相对有限的特征。无论是“i 人”还是“e 人”的 MBTI 标签，可以在瞬间传递大量关于自我性格、社交偏好乃至价值观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社交效率。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i 人”不再仅仅是对内向性格的描述性标签，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在特定社群中被共享和解读的符号，说“我是 i 人”，等于同时发出了“请大家理解我可能不善社交”的信号，并获得了“圈内人”的群体归属感[15]。已有研究指出，青年群体利用 MBTI 逐步在互动中形成基于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的趣缘圈层。

3.3. 人际资源的累积：MBTI 的社会功能化

在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下，拥有特定文化领域的知识本身就构成一种可以在社会场域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资本形态[16]。掌握 MBTI 的十六种类型及其详细特征、能够准确识别他人的类型并据此调整互动策略，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群体中一种隐性的“文化素养”。在社交场合中，能流畅使用 MBTI 术语的人往往被认为更具“情商”和“自我认知能力”，而这种印象本身又构成了某种人际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学生活中，MBTI 也承担着“自我营销”的功能，在求职简历中附上自己的 MBTI 类型以佐证“适合团队协作”或具有“领导潜质”，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做法。这种功能性定位使得 MBTI 超越了纯粹的自我探索工具，嵌入到了制度化的社会流动过程之中。

4. MBTI 文化的积极功能

4.1. 降低认知门槛：心理学知识的通俗化及其价值

对于没有心理学背景的大学生而言，大五人格模型等主流框架虽然更科学，但理解门槛较高。MBTI 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洁的分类和富有感染力的类型描述，让从未接触过心理学的大学生第一次对“人格”这个概念产生了兴趣。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MBTI 是一种“边界物”，能够连接专业心理学知识和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在学术领域和日常话语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尽管这种知识传播的通俗化必然伴随着精确性的损失，但对于激发大学生对自我认知和心理健康的兴趣而言，MBTI 确实功不可没。

4.2. 自我叙事的起点：为身份探索提供“脚本”

叙事身份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认同本质上是个体通过建构、修改和内化一个关于自身过往、现在与未来的连贯故事，来获得自我连续感和人生意义感[17]。然而，要完成这一叙事任务，个体需要可用的“叙事脚本”，即现成的、社会共享的故事模板。MBTI 的人格类型描述恰恰提供了一套高度“现成的”叙事脚本。当一个学生读到“INFP 属于理想主义者，富于创意和同情心”时，他获得的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分类标签，更是一整套理解和组织自身经验的叙述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MBTI 提供的不是自我认知的终点，而是自我叙事的起点。

4.3. 社交润滑与群体归属：心理健康保护的间接效应

从心理健康保护的角度看，MBTI 在缓解大学生社交焦虑、帮助大学生找到归属感方面的作用不容忽

视[18]。对于性格内向、社交技巧尚在探索中的大学生来说,“i人”标签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理由“我并非不友善,我只是性格如此”。这种合法性有助于减轻大学生的社交焦虑负担,减少因社交表现不佳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同时,通过MBTI类型寻找“同类”、加入MBTI趣缘社群,也有助于大学生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当然,需要注意的是,MBTI在这方面的功能具有高度的替代性,任何能够提供标签化身份和群组归属的文化产品都可能在类似情境下发挥相同作用。

5. MBTI文化的潜在风险

5.1. 标签的自我固化：人格的“本质化”陷阱

标签理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自我认知悖论,作为简化复杂性的工具,标签在帮助我们快速理解事物的同时,也会将我们锚定在某个固定的解读框架内难以突破。当MBTI从“参考”走向“本质”,从“今天我的表现有点像ENTP”转变为“我就是ENTP”时,标签就从工具变成了牢笼。这种自我固化的风险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心理层面,一旦个体接受了“我是INTJ”这一类确定性陈述,就可能不再去追问“今天的我是否表现出直觉型特征”“是否在某种情境下更像ISFJ”这些更具开放性的问题,自我探索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被标签宣告“完成”了。另一个是在行为层面,标签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可能悄无声息地发生作用,当一个人自认为是“内向型”时,他可能在可以尝试社交的场合提前自我设限,以“我天生就不适合”为由回避挑战,从而错失了人格弹性发展的机会[19]。

5.2. 二分法的认知框架不匹配：连续性人格的人为切割

人格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绝大多数人格特质在人群中呈正态分布,即多数人的得分落在中间地带,只有少数人落在两端。然而,MBTI采用的二分法处理,将连续统上的得分强行划分为对立的两类,这实质上是对人格连续性的认知框架不匹配[20]。有研究指出,即便在短时间(如5周)后重新测试,也会有50%的人得出不同的MBTI结果。换言之,MBTI所测量的远非大学生人格的“稳定内核”,而是受测试情境和即时情绪高度影响的状态性反应。对于一个还处于自我同一性发展过程中的大学生来说,将这种本不稳定的测试结果接受为人格本质,可能导致对自身发展潜力的双重误认[21]。

5.3. 圈层壁垒与社交排斥：标签的区分功能之弊

社会认同理论的经典研究早已揭示了群体分类的“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抑”效应。人们在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的同时,会自动产生对“自己人”的偏好和对“外人”的贬抑[22]。MBTI文化同样复制了这种社会分类逻辑。“i人vs.e人”“T人vs.F人”之类的对立不仅在类型学意义上存在,更在大学生们的日常交往中被赋予了价值判断的色彩。趣缘群体在提供归属感的同时,也制造了群体间的疆界。一位“e人”完全可能因为性格外向而被“i人”社交圈排斥在外,而一位“F人”可能在以逻辑至上为导向的工作情境中遭受隐形歧视。更值得警惕的是,MBTI标签所制造的不只是性格偏好的描述,更可能异化为一种身份特质的符号。

6. 工具还是本体？——MBTI使用的关键区分

6.1. “认识自我”与“标签固化”的辩证关系

“认识自我”与“标签固化”并非两个相对独立的影响结果,而是MBTI这一文化形式内在张力的两面。它们源自同一套机制,即“简化”。简化赋予世界秩序,降低认知负荷,筛选掉复杂性,遮蔽发展的可能性。MBTI文化之所以在大学生群体中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其奥秘恰恰在于它同时满足了大学生认识自己的需求、归属于群体的需求、快速完成身份定位等多个层次的心理需求[23]。但是,当所有这些

需求被同一套标签体系满足时，个体也同时将自我解释的权利让渡给了标签。如果缺乏对这一逻辑的自觉意识，标签就会从工具悄然变为牢笼。

6.2. 工具性使用与自我认同的区分

要突破“标签固化”的困境，必须在概念层面区分两种对待 MBTI 的态度。一种是工具性使用，它是指将 MBTI 视为一种有限的、可调整的、非本质的认识自我的参考框架。在这种使用方式中，MBTI 测试结果被视为一个暂时的、假设性的假说，有待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中被检验、修正或超越。个体对 MBTI 保持一种“反思性距离”，知道自己是 INTJ，但同时也清楚人格的复杂性远超四个字母所能捕捉，今天的测试结果反映的只是“此时此刻的自己”，而非“永远的自己”。另一种则是自我核心身份的认同，它是指将 MBTI 测试结果接受为自身人格的本质，将“我是 ENTJ”等同于“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以此作为解释自己一切行为的终极依据。在这种使用方式中，MBTI 从一套描述性框架变为一种规范性约束，“内向”不再是描述词，而是一个限制词，个体无意中用自己的标签压缩了自己的可能性。这两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一种态度以 MBTI 为起点，通过它开启更深入的自我探索，而后一种态度以 MBTI 为终点，通过它宣告自我探索的完成。

6.3. 走向反思性使用：以 MBTI 为起点而非终点

MBTI 本身的科学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价值，问题的关键不是“用不用 MBTI”，而是“怎样用 MBTI”。如果运用得当，MBTI 完全可以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nd 自我探索的有效入口[21]。正确的使用方式包括至少三个要素：其一，将 MBTI 定位为启发式工具而非诊断工具；其二，认识其局限，同时利用其兴趣激发功能；其三，提供替代或补充的心理学资源，避免学生将 MBTI 视为人格科学的全部。

7. 教育应对与引导策略

7.1. 不否定、不鼓吹：心理健康教育的辩证立场

面对 MBTI 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流行的事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既不能简单否定或禁止也不能全盘接受或推崇，需要采取一种辩证的、而非两极化的立场，承认 MBTI 的客观流行，但不将其神话[24]。在讲座和课程中，可以以 MBTI 为“引子”进入自我认知话题，但同时明确指出其局限，引导同学们辩证审视人格标签的实用性与局限性。此外，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还要系统普及主流人格心理学的核心知识，包括人格的连续性和可变性、大五人格模型的科学框架、人格的情境依赖性等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将 MBTI 从一个“权威的诊断书”还原为众多自我认知工具中的一种。

7.2. 从标签到成长：引导学生建立反思性自我叙事

教育者可以引导学生完成一个认知跃迁，从接受现成脚本到参与脚本改写。针对大一新生，鉴于其处于同一性建构的最敏感期、对 MBTI 的依赖倾向最高，应在入学教育中有意识地引入人格发展的动态观，帮助其认识到人格的可塑性和发展的开放性，避免过早将 MBTI 类型作为固定身份加以认同。具体而言，可以设计以下不同维度的反思练习：除了 MBTI 类型，还有哪些维度可以描述自己？在哪些情境下 MBTI 的描述“特别准”，在哪些情境下“不太像”？MBTI 测试结果反映的是“此时此刻的自己”还是“永远的自己”？这类反思性练习的核心目标并非否定 MBTI 的价值，而是帮助学生意识到自我叙事不应该是别人写的剧本，而应该是自己主导的持续建构过程。

7.3. 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源：人格心理学知识的普及

要从根本上克服 MBTI 标签化的局限，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系统普及主流

人格心理学的核心知识。尤其对于农村生源的学生,鉴于其接触 MBTI 的时间较晚、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应主动提供关于 MBTI 的客观信息,避免其因“信息劣势”而在社交中产生额外的焦虑或盲从。这种知识供给应包含以下内容:第一,人格的连续性和可变性。让学生了解人格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可以随着生命历程的变化而发生积极转变的动态系统;第二,大五人格模型的科学框架。向学生介绍大五人格模型的五个基本维度,以及其优于 MBTI 的测量学特征;第三,人格的情境依赖性。让学生认识到人格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并非一致,标签化的性格描述难以全面概括个体的行为复杂性。通过提供这些替代性和补充性的心理学知识资源,可以帮助学生将 MBTI 从一个“权威的诊断书”还原为众多自我认知工具中的一种[25]。

8. 结语

本文从自我同一性理论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围绕大学生 MBTI 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核心结论如下:第一,大学生 MBTI 文化的流行根源于青年发展阶段的深层心理需求,MBTI 以看似客观的分类体系回应了处于同一性建构关键期的大学生对“确定性”的心理渴求。第二,MBTI 文化具有内在的双重性。在积极层面,它为大学生提供了低门槛的自我认知入口,为身份叙事提供了可用的脚本资源,并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社交润滑与归属建构的功能;在消极层面,它可能通过标签固化效应、二分法的认知框架不匹配和主体性消解构成一重无形的认知囚笼。第三,克服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区分 MBTI 的“工具性使用”与“本体性认同”,前者将测试结果视为有待检验的假设和激发深度探索的起点,后者将其接受为固定不变的人格本质和自我解释的终点。

本文通过纯理论分析的路径,基于既有文献和理论框架进行演绎论证。这种方法可以建构系统的概念框架和逻辑清晰的论证链条,但在理论建构的真实解释力上,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检验。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拓展:第一,开展基于大学生样本的经验研究,检验“工具性使用”与“本体性认同”这一概念区分是否能够有效预测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自我认知质量;第二,探索 MBTI 标签化认知与社会认知能力之间的实证关系;第三,通过教育干预实验,探索“从标签到成长”的反思性自我叙事训练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正向发展。

总的来说,MBTI 究竟是“认识自我”的镜子还是“标签固化”的框架,关键不在于 MBTI 本身,而在于大学生对待 MBTI 的态度和使用方式。MBTI 的意义,应该是帮助大学生意识到自我探索才刚刚开始,而不是为自我认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大学生能够从标签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自我叙事的主动建构者时,MBTI 就将真正成为帮助他们认识自我的阶梯,而非困住他们的囚笼。

参考文献

- [1] 田凌飞. 荣格心理类型理论与量表的历史发展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6): 746-748.
- [2] 毛丽娟, 杨慧芳. 大学生的性格类型与价值观关系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1): 94-97.
- [3] 胡志海, 黄和林. 大学生人格类型与专业认同间的关系研究[J]. 心理科学, 2006(6): 1498-1501.
- [4] 曹建斌. 基于 MBTI 性格测评的大学生职业指导[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12): 136-138.
- [5] 邱荣, 叶华, 徐琳, 等. 基于 MBTI 性格测评实现高职院校大学生精细化职业指导[J]. 就业与保障, 2025(3): 61-63.
- [6] 毕红梅, 甘文轩. 青年大学生“MBTI 文化”的检视、生成及引导[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5, 17(2): 55-61.
- [7] 刘又嘉, 范缤玲. 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MBTI 中青年的自我与群体同构[J]. 青年发展论坛, 2025, 35(1): 43-53.
- [8] 杜源恺. 青年 MBTI 网络语言的样态表征、生成机理与审思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2): 92-98.
- [9] 陈香. 自我同一性理论及其核心概念的阐释[J]. 前沿, 2010(4): 91-93.
- [10] 刘立新, 夏兢. 大学生心理需求与自我同一性发展[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 32(2): 31-34.

-
- [11] 周红梅, 郭永玉. 自我同一性理论与经验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1): 133-137.
- [12] 毛晓光. 20 世纪符号互动论的新视野探析[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3): 13-18.
- [13] 渠改萍. 符号互动理论述评[J]. 太原大学学报, 2010, 11(3): 96-98.
- [14] 曾绍军. 标签理论视阈下的高校德育工作研究[J]. 教育评论, 2014(4): 86-88.
- [15] 游志纯, 赵玥颖. i 人, e 人?: 青年“MBTI 热”现象的分析与审思[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7): 83-92.
- [16] 徐望. 文化资本理论溯源述评[J]. 艺术百家, 2017, 33(S1): 14-19.
- [17] 王纯磊, 何丽, 冯蕾. 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叙事的认知路径阐释[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0(5): 122-129.
- [18] 李俊欣, 詹明钰. 当代青年群体基于 MBTI 的符号自我叙事与圈群交往研究[J]. 未来传播, 2026, 33(2): 39-49.
- [19] 侯瑞华. “自我实现预言”对学生发展之影响[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148-150.
- [20] 关嘉琦, 梁乃之. 媒介景观中的 MBTI: 符号化认同与青年社交文化的“危”与“机”[J]. 传媒, 2026(6): 91-94.
- [21] 蒋永秀. 青年 MBTI 社交行为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25, 11(4): 67-73.
- [22] 闫丁. 社会认同理论及研究现状[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6, 4(9): 549-560.
- [23] 王永雄. MBTI 人格测试热背后: 青年心态与社会结构调适[J]. 人民论坛, 2024(6): 78-81.
- [24] 曾维希, 张进辅. MBTI 人格类型量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2): 255-260.
- [25] 顾雪英, 胡湜. MBTI 人格类型量表: 新近发展及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20(10): 1700-1708.